

卷二

第一回

小孟嘗許酒訂盟。大奸雄睚眦中禍。

詩曰：古人聚散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不可測。

雖笑未必戚，但結口頭交。腹裡生荆棘，

間都城三百里外，有個集賢村。月浦橋住一位官人，姓

和，獻壁之義。父拜銓部少宰，母封二品夫人。垂髫入

歲上，娶了太史方應隆小姐為妻。十六歲便生一位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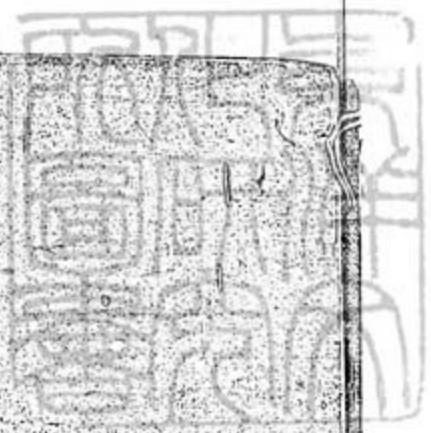
生的，因天中節日，取名天節。只是閨怨太重，限于撫養

書名：玉樓春二十四回
煥文堂刊本
清 詞名 撰 清 白雲道人 輯
卷二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74
D8665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玉樓春二十四回 煥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邱白雲道人編緝
潁水無緣居士點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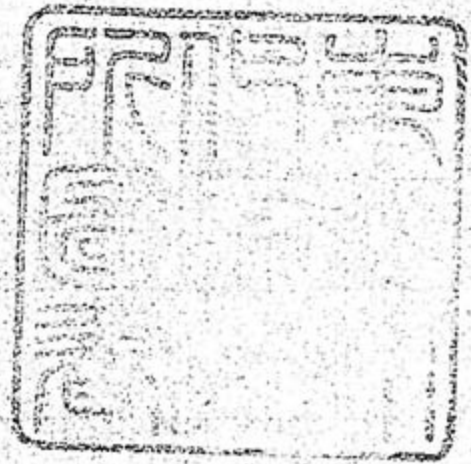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



子
傳
書
白

3

双紅堂
小說
74(2)



科 2011-2

玉樓春卷之二

第七回

邵解元改懶潛踪

俏尼姑私心覓偶

却說邵十州當晚在焦山下被這陣惡風一吹飄忽身子如在半空
 飄蕩約有三個時辰脚底下却像踏在實地上光景開眼看時却望見一
 點火光在四五十步之外又隱隱有歌聲吹入耳來側耳聽時有人唱道
 姐兒生得俏又嬌一陣風吹脂粉香十一十二還守了空幃裡十三十
 四便要想去赴高唐赴高唐後花園裡遇着一個好梅香好個梅香
 說得知心話忙走開這句話兒怎到他

印十州聽罷心中暗想此歌不是樵夫牧童定是農夫漁翁走上幾步看
 是却是一隻小漁舟繫在蘆花堤畔夫婦兩個對着一天明月坐在船棚

上擺几碗魚菜。貯一壺酒。且歌且飲。飯後榻一隻小犬。見有人來。連声乱吠。那老頭兒對婆子道。阿媽。這狗子吠得緊。像是岸上有人行走麼。漁婆遂立起身來。對着岸上一望。嚇了一跳。立脚不住。撞在那老頭兒身上來。叫老兒呀。觀音菩薩在岸上來了。老兒罵道。見鬼。那有這事。口裡雖是這等說。身子便立起來一望。也甚駭異。把兩隻眼睛擦了几擦。仔細窺覷。正在狐疑之際。漸行到缸邊。叫声公。媽。救命。則個這漁翁夫婦。方纔放下一半疑心。還有一半疑。他是個花妖月怪。放着胆問道。小娘子。你獨自一個。為何黑夜到此。卽十州答道。奴家姓文。名新。河南祥符人氏。隨父采任吳中。偶在江中。遭風壞舟。一家八口。不知存亡。奴家暗虧。觀世音空中救護。未曾着水。被一陣狂風。墜在平空中。吹得到此。不知此是何地。腹中飢餓。敢求些便粥飯。相濟。奴家還有個母。住在蘇州。居住倘尋得着時。

當圖重報。那兩個老人家。听這一席話。有被有葉。方把一肚疑心。丟下了。走來扶他上船道。小姐且請舟中暫坐。恐怕受飢了。請吃一杯酒。老媽又取一碗飯來。老兒道。文小姐這裡是。卽州府。此去蘇州。不過兩日。今晚權宿一宵。我老兒今年七十四歲。老媽。是六十五歲了。不知是甚福氣。邀到千金貴人。到此。文新便稱謝了他。是。以若兒自捲了一領種。往船頭上。和衣睡去。卽十州和老媽。在後梢睡了一夜。并不覺。暗想這兩個老人家。是一對朴實頭。可暫相處。不如多許些金銀。就央他。送到蘇州。只說去尋我娘。待。到蘇州時。再想個脫身之計。算計已決。將到天明。就向老媽。說道。奴家孤身落難。蒙公。婆。相留。此恩非淺。願將白金十兩。送與你為薪水之費。敢煩婆。對公。說。相求。連夜送我。到蘇州。若尋得着我家娘。時。十金之外。另有厚謝。那老媽見說。有十兩銀子。喜出望外。

滿口應允。東方未明先起身到缸頭一五一十起文小姐的話說與老兒。老兒听了拍手得意。忙爬起来前去解纜對婆道。老媽你去後梢回要。小姐我兩個送到蘇州去訪他。日令便了。你快拿櫓放些老本事出來送他到岸。弄得那話兒到手時。有一兩年好醉哩。那老婆哭罵道。老貪嘴。棺本也不顧單。只顧你這醉鬼。口裡自說脚兒自行走到梢上。回要了小姐。裝起櫓就搖起來。老兒放了篙子也來梢上幫着老媽儘力趕行。到第二日午刻已到滸墅關。十州在後梢上打點與那漁翁的謝儀在裡衣內取出帶來的一包碎銀約有四五兩。包底下隱隱有個封筒。取起看時。窺自駭異。却是向時李虛齋授他父親的小封筒。兒心下想道。這個封筒父親拆了一個刺了的三個如何。却在我身邊。噯我曉得。了李虛老原說有急難處可開。如今我談折一個來着。就隨手取一封拆開上寫道。

可問嘉興福善菴去

十州看罷。思了一回道。如今且再調個謊。只說有乳母在嘉興出家。或者福善菴是個尼姑堂也未可知。又行了好一回。漁翁叫道。小姐如今將到虎邱了。不知令日令在何處住。好打點去尋問。十州道。唯為你兩人辛苦送我到這裡。我娘舅還是四五年前在這裡住。如今年久不知在也不在。我還有個乳母唐氏。出家在嘉興。曾曉得他住了一個福善菴裡。我心也倒要尋他。但不知嘉興離此有多少路。煩你老人家送我到彼處更好。我有十三四兩碎銀在此。盡送與你。意下如何。那老兒滿面堆下笑來道。怎麼好要你許多銀子。嘉興也是兩日可到。不勞小姐掛念。我送你到彼處便了。果然不兩日間傍晚時候。已到嘉興。那老兒逢人就問。福善菴在何處。有人對他說。在南門外三里橋。與竹林裡便是。個女菩薩修行的。

庵。卻十州在後梢听了。暗喜是女庵我好權暫埋跡了。不一時舡已到三里橋下。漁翁便問岸上人道。大官人要到福善庵後那裡走。那人用手一指道。就在這茂林裡。那老兒歡喜將船依岸繫。子攬索叫老媽送文小姐上去。倒是十州恐有不便。就将一包十三四兩銀子。遞與老媽。說道。一路勞你夫婦遠送。今菴已在面前。不消你同去了。夫婦兩個歡喜接了。就扶文小姐上岸來。十州自行到福善庵。只見晚鐘初動。木魚声响。是菴裡做晚功課了。十州上前看時。菴門已閉。將手敲了三下。就有人出來問道。叩門的是那個。十州歎曰。的應道是我裡面听得是女子声音。就進去取是開鎖門声。頓時却走出一個老道姑。手中提着鑰匙鎖把。一個女童提着灯笼向十州臉上一照。那老的叫聲。嗟呀。是一位南海大士緣何。竟夜到此。請入裡面去。十州進了跳五兩個。依旧把將鎖了。引十州到寶殿。

中間供着三尊古佛。十州合掌禮拜了。先是当家老尼過來相見。其餘有七八位來見禮。分賓主坐定。獻茶。老尼問道。女菩薩高居誰第。何事光臨。十州答道。奴家姓文。洛陽人。父親文成章。三年前來蘇州生理。一去不歸。母親暴疾身亡。家兄文炳先因念父親遂同一房家人。挈了奴家。趁一商來貨舡。一路訪問。有人說老父抱恙。武陵。隨又遠去。故跟尋至此。不意昨晚貨舡被盜。家兄與家人夫婦俱遭害了。賤妾跳入水中。幸遇漁翁救起。想是前生造孽所致。欲向空門看經禮佛。那漁翁說福善菴是貴府第一個修行所在。故此相投。幸老師見憫。說罷。滴下兩行泪來。那老尼道。這樣說來。是遠方女菩薩了。請暫過今宵。另日禡設。十州問老尼大法字。老尼道。老身賤字道白。指下首四位道。此是愚徒。悟凡悟觀。悟靜悟虛。又指末座三位道。此是徒孫。空境空緣。空識正誦之間。女道童來請晚齋。就引十

州到一間靜舍坐下。大家吃過晚齋。老尼對十州道。女菩薩老身大胆相告本菴。因城內黃尚書府中。明日有些法事。在此啓建。今晚愚師徒等不遑從容侍教。但命小徒一個奉陪。對悟凡道遠客在此。你須替我陪侍。不可失禮。說罷就出去了。只剩他二人。對面而坐。悟凡秉燭引十州到自巳房裡。收拾得十分精潔。異香拍鼻。十州暗想。這師姑倒好受用。只是孤鴻隻燕。少個情郎相伴。我十州今日若不是改粧在此。倒是極好的一段姻緣。當下又轉一念道。阿彌陀佛。我已落難在此。怎麼又想趨墮地獄的念頭。那悟凡自去煑火烹茶。暗想洛陽去處。怎麼偏生這樣標緻女子。若是一個男子。今晚和他同睡。好不有趣。及茶烹熟。悟凡伸出一雙纖纖玉手。奉一鐘與十州。十州也回敬一鐘。就問他貴庚。悟凡道。今年癸長十九了也。叩問十州貴庚。十州道。今年虛歲十三。秩了彼此談了更餘。就請十州安

寢。十州明悟凡先睡。直等悟凡脫衣先睡。吹滅了燈。然後改了上衣。鎖入被窩裡。又講了閑話。因問起明日黃府中。甚人來此修法事。悟凡道。是黃尚書夫人十五年前在些白衣大士前求嗣。生下一位小姐。名叫玉娘。那黃小姐不但色貌無雙。兼又詩文第一。嘉興府中慕他才名。求親的挨擠不開緣。有兩件難事。一件要老夫人親見。即君吳貌。要与小姐做得一對的。二件要在府裡發詩文題目考一考。不許半個外人傳茶。恐防夾帶。做完了。送進去。與黃小姐看。不是。咲歪了嘴。定是搖落了頭。即有一二名文理去得。的怎當得黃小姐吞吐莊騷。出入班馬。把這些唐才俗輩。放在不在眼裡。還有一件奇處。他有一個伏侍的梅香。名喚翠樓。容貌才學。也不遜于小姐。每遇考較詩文之日。翠樓在屏風背後。畧張一張。思下兩句話來。道觀其貌堂。叩其語光。那些斯文們聽見了。自竟沒趣。以後漸

漸來得少了。所以小姐年登十五。尚未牽絲。明日止是他筵辰。每年這二日。夫人同小姐。到小菴拜一日。現音經懺。因此家師。今晚誦預備他。明日來的事。十州道這詩說來。是我有緣。明日得瞻仰這仙子了。暗想他是個女史。我的才。料也配得他。過如今我先露一二首詩。是他看賣。弄才。李他若見了。自然愛我。那時再圖良策便了。躊躇之際。早已鐘動。当家老尼喚齊徒弟。起來收拾佛堂。伺候施主到來。只這黃夫人。來到菴裡。有分教。卻十州的好姻緣。從天而降。不費半分人力。欲知後來再看。下回便知。

第八回 入桃源奇逢双美

温翠被先逗春光

話說嘉興縣西門內鄉紳黃緩字漢侯庚戌進士官拜太宰。致仕在家。止生一男一女。男名黃鉞。是個目不識丁的蠢貨。年二十二歲。女郎玉娘。生得容如西子。才若班姬。詩詞歌賦靡不精通。黃尚書夫婦愛如異宝。他是

十月望日。生胸自幼捨名福善菴。白衣大士前。故每歲生日。送二十兩香金到菴裡。母子兩個必到菴中拜佛。做一日功德。是以十四晚。菴中忙收拾紙劄。十五早。一羣家人婦女護送黃夫人和小姐。兩乘轎子進菴來。菴主慌忙出迎。到正殿上。恭拜了三宝諸佛。各處拈過了香。方纔入齋堂坐定。獻茶罷。起身開步。諸尼自去。禮佛拜懺。單是悟凡相陪黃夫人小姐。同到他房裡來開玩。十州躲在内裡。一個側廂下。夫人一路開步入來。十州在紙窓洞裡私觀那小姐。果然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十州看出了神。不覺失聲贊道。好個女子。却被這些跟隨的婦女所見。便道。呀。那壁廂誰人天胆。在内窺瞰。早有三個來推開廂門。一看三個婦人吃了一驚。也失聲贊道。好一位仙女。驚動了那黃夫人。問道。你們為甚。大敬馬小怪家人婦走近前稟道。這壁廂藏一個佳人在内。夫人便問悟凡。此

內何宅家眷。悟凡不敢隱諱。把昨日的來踪述了一遍。夫人道：「這是個落難女子了。可請他來見我。」那家人婦是到廂下。喚道：「大姐。我家夫人喚你。」文新遂緩步出來。到悟凡房裡。黃夫人与王娘牽目一看。見他儀容嫵媚。奉止端莊。神如秋水。氣若幽蘭。文新行到夫人面前。家人婦唱他叩首。倒拜夫人。忙道：「不消。反要尊以遠客之禮。彼此推遜了一回。」黃夫人只得佔了。小姐不肯佔。文新道：「夫人小姐。是金闕玉質。賤妾乃茅屋微軀。怎麼敢佔客禮。必要推小姐在上。見禮過了。」黃夫人母子將他週身上下細細看了。不但容貌佳絕。而且言詞溫雅。不像小家出身。只是一對金蓮畧粗了些。夫人問化年庚姓氏。文新道：「賤妾姓文。名新。年方十五。洛陽人氏。」夫人因適緣。悟凡把他來踪說過了。便不再問。命他同坐。文新取一個椅子。在下面朝上坐了。悟凡獻上茶來。吃了幾杯。黃小姐偶然去。悟凡書桌上開

看一見一幅白紙。壓在硯下。將手法拿起來。看上面寫五言絕句二首。

其一

薄命輕如箨。秋風任飄泊。去來無定踪。未卜何所托。

其二

客夕乘解艫。今宵披昭提。萍踪失巢鳥。誰假一枝栖。

洛陽薄命女。偶題于長水之福善菴。

文新見黃小姐。取那紙起來看時。連忙走來拿時。早被他覽過了。不認得。只得任他閱完。那小姐連聲稱贊道：「詩字俱佳。就呈与夫人看。」夫人看了道：「詩句清新。字跡端楷。真是才貌双全的女子。可敬可敬。」黃小姐暗想道：「我只道女中才子。惟吾与翠樓兩人。不想此女如此大才。若与我翠樓二個合做一処。外貌內才。豈不是狀元榜眼探花。可惜他是個女子。若是

個男子。我与他結連理之枝。遂于飛之願。豈不是天生一对才子佳人。心下便有相愛相憐之意。黃夫人見女兒目不轉睛視他。已曉得女兒愛他之意。我何不与老翁說知。收留這女子。与女兒作伴。及至黃昏功德做完。老尼進來陪吃晚飯。臨散的時節。黃夫人扯道。白到外邊私与他說。要留文新到府裡相伴。女兒之意。待明日与老翁說了。着人來接他。道白滿口應承道。都在小尼身上。早造府回稟夫人便了。黃夫人同小姐与文新相別。便有一種依不忍捨之意。不得已上轎。一簇人飛擁而去了。道白走到悟凡房裡來。就將黃夫人的話。对文新說了。文新道。只恐賤妾不中他意。若黃夫人肯相留。賤妾願同翠樓姐一同伏侍小姐便了。道白欢喜。明日清早。就到黃府來見夫人。先謝了昨日所賜厚儀。然後把文新之言。回稟夫人。夫人甚喜。小姐在傍。更喜之不勝。遂令人發轎到福善菴接

文姐進府。原來昨晚回時。夫人即將此話達知太宰公。又把那偈詩与太宰公看了。也稱贊不住。故夫人一尋道白回話。便着人去請。頃刻間家人來報。說福善菴文新請到了。夫人命道白接他入內。叫了頭去書房裡請。老翁進來相見。黃公一見。心中也想。世間有這樣絕色女子。与我女兒相去不遠。道白領他上前見禮。黃公夫人受他兩禮。小姐受了兩個小禮。又喚翠樓過來相見。黃公就分付待茶。自往書房裡去了。道白用了點心。遂辭回菴中去。翠樓引文新到小姐卧房中。原來玉娘的卧房。是一座絕高的樓。上樓後邊。又是一大間三面開窓的閣子。兩傍還有兩間披樓。一個六十餘歲的莽娘。另橫一個鋪在左披樓裡。掩上樓門。竟是箇雞犬不聞的仙境。樓上書籍滿架。古帖名画。不計其數。文新奪目一看。真好個名人的書室。四壁都是玉娘与翠樓的題咏。糊湍到得晚上。老媽送上夜飯來吃。

過。玉娘看了一黃昏書。然後去睡。翠樓移灼引文新到自己床前。來道。新姐不嫌不淨。當奉陪同榻了。文新笑道。姐。說那裡話。只恐做妹子身子不潔淨。不敢有污玉體。只是同床各被睡罷。翠樓道。妹。不消嫌客禮。我姐妹兩個。從今就是親骨肉一般。大家都不許客氣。倘妹。若有独性的毛病。我和你合被各單睡。何如。文新道。甚好。要讓翠樓在裡床睡。翠樓只得先上床。坐在裡面。文新一頭脫外面的衣服。一頭把自家一本詩集。去鎮好桌上。翠樓看見。便問道。妹。是甚麼書。文新道。是名人的詩集。我平日喜歡他文字。所以常常帶在身邊。閑時觀看的。翠樓道。可借我一觀。文新便取夫適。與他翠樓接來。揭開一看。上寫雪梅二集。下寫長安卽十州著。有一小牙章。印在丁面。是風流解元四個字。翠樓驚道。這不是小孟嘗的印。君号卽有二。的麼。文新道。正是。姐。緣何曉得那人。翠樓道。我家老

去年有個門。在長安帶得一本雪梅初集下來。送與老令。說是長安一個才子所作。年纔十三歲。老令看了。十分讚他。隨即送進與小姐。小姐將來看時。道。字。珠璣。言。錦繡。恨他不待生在近來。有個窺見一面之期。今年又見鄉試錄上中了第一。我小姐不知他外貌何如。只是見他詩文奇妙。每。形諸想念。常私對我說道。我若嫁得這樣才。卽死亦瞑目。所以我勝得他不知妹。何處得這稿兒。還是他亲手寫的。還是抄錄來的。文新道。就是卽解元的真跡。你看他筆法秀媚。便可想其風流氣像了。翠樓道。這般說起來。妹。必曾見其丰采了。文新笑道。他就是我的姑表兄。時常親見的。若論他容貌。是当今男子中無心的。只是他要覓一位佳。人。方肯成親。所以至今十五歲。尚未聘室。翠樓道。我小姐終日諷誦他的詩文。尚未知他生得人物何如。若是聽見妹。這一番話。還要欢喜殺了呢。

兩個直講至三鼓方終。就寢翠樓見他不脫小衣。問道：「妹子如何穿了褲子睡？」文新道：「却是幼時犯了寒疾，每年到三更時分，便不脫裡衣而睡。翠樓信了。大家睡去。到曉起來，翠樓拿那本稿兒，走到玉娘床前，來笑道：『小姐，有件寶貝在此。』」玉娘道：「有甚東西？」如此歡喜。翠樓把文新的話，說了一遍。然後把那本稿兒取出，玉娘接來，展開一看，是雪梅二集。真個字字珠王。兼得書法盡妙。即忙披衣起來，叫文新來問文新之言。與前一樣。玉娘大喜。又問道：「那郎既未聘室，他如今在家，可有說宗的來麼？」文新道：「家表兄近來家中有事，他已遠遊到南邊來了。玉娘忙問道：「你可曉得他往南來，還向那一方去？」文新停了一会，便應道：「不知他往那裡去了。」玉娘也不再問。及梳洗畢，把這本雪梅集讀了，又讀口裡涵味他的文詞。肚裡又想他是個風流才子。一時間着魔在十州身上。連早飯午飯，俱無心去吃。

呆的拿在手裡看，不忍釋手。到得晚上，玉娘有心要與文新打詩熱鬧，好乘機問卽十州的消息。吃晚飯時，玉娘自己坐在上面，叫翠樓文新坐在兩傍。玉娘提起壺來，亲手斟上一杯酒，送在文新面前來。文新起身來接。玉娘道：「我敬你這杯酒，非為別意，難得你三四千里之外，有緣相會。各雖有上下之分，情寔同骨肉之愛。從今後，我二人生死同心，大家如姐妹一般。倘有負心杯酒為誓。不知你意下如何？」文新道：「賤妾蒙小姐提携，得備員奴隸足矣。焉敢結為雁行乎？自今以後，當腹心上報小姐。必報翠樓。倘有少欺鬼神，是鑿也。斟一杯酒敬上玉娘，又斟一杯奉與翠樓。翠樓也敬他一杯。然後大家坐定。玉娘道：「今日不許拘。要飲個盡興。彼此談古論今，飲得有興，請得有味。所謂酒逢知己千鐘少，不覺譙樓已敲三鼓。此時玉娘已是醉到十分。翠樓被文新連陪數杯，不覺大醉睡在椅上。玉娘

叫文新扶他去睡。文新道伏侍小姐先睡。奴輩方好出去。玉娘依他便去。解衣上床。文新替他脫下三寸長的金蓮鳳頭來。好不動情。又替他放下帳鉤。說聲小姐好睡。便來扶翠樓到床上來。文新叫道。姐。脫下睡。怎奈翠樓如玉山傾頽。倒在床上叫不起來。文身替他脫下綉鞋。鬆了鈕扣。抱他到被窩裡。一時春心發動起來。自己脫了通身衣服。攢入被中。又替他脫去上下裡衣。相喂相抱。又去摸他兩個小奶頭。膩滑如脂。漸。一路摸到有景處。光。豐滿。見翠樓鼻息甚酣。全無知覺。此時文新慾火如焚。按捺不住。料想弄出事來。我就對他寔說。決不忍把我這風流解元不相憐了。主意定了。輕輕的跨上身來。喂了一回。只是不醒。大着胆。的啓其。兩股。摸其。溫暖滋潤。此是酒力所致。文新用些香津置之。牝口。又將塵柄輕輕取路而進了。沒龜稜。竟微有艱澁之意。便停了進步。微抽送。

起來。牝口細縷如蒸。原來翠樓年已十七。正在妙齡。兼被這酒力一逼。此中妙境。更不枯滯。所以難。甫破。氏竟能容之無碍。被文新輕抽淺送。半更餘。遍身一陣爽快。縱放。把翠樓緊。接抱睡了。正是惜玉憐香無假意。春光逗洩在樓頭。不知翠樓醒來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賞雪筵題詩索醉

偷香寓假夢尋真

却說文新和翠樓睡到天明。文新恐怕露出馬脚。先自披衣起來。翠樓竟了。把醉眼張一張道。妹。這樣冷天。為何起得恁早。文新道。恐小。起來叫喚。我先去看他。姐。你宿醒未解。天色還早。且再睡一刻。待。去炮一壺茶來。解渴說罷。就走到上房。煽起火來。炮好了茶。却說翠樓。在床上追思昨晚不知如何樣的睡了。一時喉間甚渴。緣爬起來。恰。文新捧一壺熱茶到來。叫聲姐。請茶。翠樓謝道。如何敢勞動。妹。接了茶。吃。

了。几杯大賚快意。文新道：姐，慢慢的吃。我去看。小姐來，這忙又炮一壺茶。携到玉娘床邊。此時玉娘正醒。文新揭開帳幔，叫聲：姐，竟了麼？玉娘見是文新，便問道：你手中拿的是甚麼？文新道：是一壺茶。恐小姐口渴，特炮來伺候。玉娘喜道：我正在口渴，你倒這樣知心。翠樓呢？文新道：翠樓如宿醒未解，方纔要勉強起來。是文新叫他再睡片刻。故奴先來伺候小姐。玉娘道：難為你。遂吃了一盞茶。披衣起來。此時翠樓恐怕玉娘喚他，也自披衣下床。走去小解。竟得小便，忽有些詫異。心下疑惑道：我昨夜不過多吃了几杯，如何這個所在？害起毛來。遂走到玉娘房裡，叫聲小姐。昨晚的酒太過了。不知小姐如何。玉娘道：我也有八九分醉了。倒是文新酒量高的。他竟沒有醉意。大家伏侍玉娘梳沐完了。然後回到下房來梳洗。翠樓因下邊有此疑惑，一同理髮。完了，便問道：新妹，我昨晚

醉後怎樣光景。如何去睡。你可細說。對我說一說。文新欲說不說，只是嘻嘻的。翠樓道：妹，喚我必曉得。我醉夢間是何樣的。文新笑道：昨夜姐姐醉夢間却有一段極奇怪的事。我不好說得。翠樓急問道：妹，你不妨述與我听。文新半吞半吐欲說又止。翠樓遂扯他衣衫，要他說明。後放文新附耳低低的，笑道：昨宵之事，其話甚長。待黃昏，靜我方好對姐說。引得翠樓一肚疑心。沒做理會。恰好玉娘在那邊，喚道：雙，走去。玉娘道：今日為何這樣寒冷？又不見日色。文新把窗子開了一看，只見瓊樓銀彩，玉宇無塵。瑞雪紛，瓦上已堆得五六寸厚。翠樓笑道：小姐怪道天氣寒冷。原來外邊下着這天大雪。玉娘也笑道：若不推開窗子，竟不曉得外邊下雪哩。正話之間，只見老嫗，擡上菓盒來。道：夫人說天降大雪，豐年佳瑞，備得一筵酒菜，與小姐們賞雪。老令又傳詩題在此。要小姐與翠

如文姐各賦一首。玉娘接來看時。題是咏雪。各分韻。七言律一首。玉娘拈得西字。翠樓拈得湯字。文新拈得歸字。各去磨墨。信筆寫就。玉娘詩曰

朔風凜冽過剡溪
佇看長空粉白提
絮飄未是子規啼
乘光別處還儔侶
梨舞尚餘征雁淚
識味煎茶莫與齊
山意衝寒梅舒發
策驢好適灞橋西

翠樓詩曰

乾坤一夜鬢髮兵霜
脉々輕寒遠建章
黯淡長安高卧客
光華剡曲泛舟郎
顛狂寫賦春雲熱
飛舞訝吟象綉粧
莫道無香輪粉腕
醉後堪荐紫英湯

文新詩曰

開闔紛々散玉霏
玉堂豪客欲添衣
山嶺披作銀屏幃

樓閣粧成白壁暉
點々到梅花早落
紛々入柳絮先飛

最好剡溪今夜月
扁舟有客挂帆歸

當下大家先看了。稿互相推讚。就錄好送去。老夫人處。黃公夫婦。大加稱賞。這裡玉娘三個。自吹呼。吹飲。偶然玉娘對文新道。卻家令表兄。此時不知在何處。可恨我們不知他踪跡。若得請教他一首。可不是天地間極快的事。文新听了這話。不覺獨動心事。猛然想起焦山舟上。與父母一別。不知兩亲今日在何處。一念慘傷。竟墮落几點淚來。倒把玉娘翠樓嚇了一跳。不知為甚的。這狀悽慘起來。翠樓道。良辰勝會。正宜啖啜千鐘。妹為甚事。這狀悽傷。我今奉勸一杯。与你消悶。便斟下一大杯敬來。文新接來。放在面前。玉娘也斟下一大杯來。文新起身接了。玉娘道。我要你吃乾這一杯。文新只得一飲而盡。翠樓道。我敬你一杯。也要你吃了。文新也拿起

來吃乾文新因想出了神悶悶的不憐不採。連吃許多杯數。玉娘暗想這妮子緣何提起卽解元他便感傷落下淚來。捩他說不過是姑表兄妹何關心至此莫不是他兩個有此瓜葛我今且和翠樓弄醉了套他些醉話出來看看有甚緣故。玉娘自在肚裡算計不齊紅輪西墜四角初敲。玉娘翠樓兩個俱是你陪一杯我敬一盞那文新吃得漸醉。跌在桌上睡去。玉娘見文新頗有醉意卽叫老姥將杯盤收去。翠樓開了樓門就喚文新去睡。文新起來把醉眼一睜几乎跌了一交。玉娘只得和翠樓揆扶他到下房去。方到床前。文新摸身倒在床上睡去。再推不動。翠樓就移燈照上。娘到上房去睡。然後來床前看文新見他睡時十分濃快叫他几声只是不動。自己脫了衣服往裡床睡下正在思想昨夜光景被文新一番不明不白的話頭惹得滿肚疑心。如今正要問他。不意弄得這樣醉了。心內正在自言自語。忽然文新醒來叫道。姐。我身上冷甚。怎麼摸不見你。翠樓

笑道。你还未脫衣裳睡下。如何不冷。快趁有燈在這裡早寢好了。罷。文新只做醉時模樣爬起来。撞到桌邊。連燈都撞滅了。黑洞洞的。撞到床上。問道。姐。你睡在那裡。翠樓道。我在這裡。文新道。天氣陰冷。我竟得酒杯未醒。今夜要同姐。一頭睡了。好講話。翠樓正要問他日間的話。連應允說罷。文新脫了衣裳鑽入被來。說道。姐。我把你昨晚的喜事述與你听。你还要做個盛舉。來請我。翠樓笑道。你說與我听。我自自然清你。文新道。我对姐。說又好味。又好怪。我昨日見姐。醉了。伏侍姐。睡好。又恐怕寒冷。因同姐。一頭睡下。合眼時。夢見我。卸表兒來。對我說道。我與翠樓有姻緣之分。數應于今。夕合。說罷。便鑽入被來。竟接定姐。行起夫婦的那件事來。令我躲避不及。好生沒趣。及行事完。又對我說明。夜當再來。

今我戰兢。兢。忍得一身冷汗。驀然醒來。却是我睡在姐。身上。大家抱
得緊。尚未放手。這樣事情。你道好咲不好咲。奇也不奇。翠樓听了。將手
輕。的在文新臉上打一掌道。寡油嘴。我不听你這胡說。口裡雖是這般
說。心下却轉想。卽卽是個風流才子。小姐口間私對我說。叫我鬧中問他
個南來下落。又說我和你若嫁得這樣一個人。也不枉了我二人一生才
子。今我与卽卽必是有緣。不然文新夢寐中。怎麼有這樣奇異。况我小便
處。有些詭異。因對文新道。妹。你為何將這無端的話來取咲我。使我胸
中疑惑。躊躇在此。文新听了。知他被我所惑了。不若再逗他幾句。便好乘
机對他說個明白。不但盡其今宵歡愛。抑且小姐的姻緣。從此可圖。算計
定了。又對翠樓道。姐。你疑我說。說我是個女中丈夫。難道肯把這無根
之話來哄姐。我且和姐。說情之所鍾。正在吾輩。我那卽卽表兄是個極

風流的情種。他只為眼前沒有中他意的女子。所以不肯聘室。終日呆。
的痴想才貌双全的佳人。情愿千里相從。似姐。這般的品。也是世間
罕有的。或者卽卽痴心積想。一片精魂。竟尋到姐。身上來。也未可知。翠
樓道。若柳妹。這般說。竟是真有此話的麼。但不知令表兄南行時。曾對
妹。說停跡何處。小姐甚有慕他之意。還可以訪知他一個下落否。文新
道。若姐。果真有心于卽卽。卽卽去此不遠。旦夕可以面晤。得的翠樓此
時春心動了。將手在文新身上一搗道。我究竟不信。必是你說謊。文新見
翠樓春心已動。料事可圖。因對道。姐。既有有心于卽卽。難道卽卽反無心
于姐。我今對你說明白了。羅便將父親向時做撲蝶會。致盧杞怨恨。以
及逃難來此。細。說了一遍。翠樓錯愕道。我不信。難道你是個假女子。不
成。文新道。姐。不信。待我把一件東西与你驗一驗。就去扯翠樓的手。在

腰間一捻。果是一條熱滾滾的玉塵。驚得翠樓縮手不迭。早被文新跨上。身來翠樓必要推開。文新附耳邊說道。痴姐。昨宵已被我直抵桃源。今夜正好春風兩度。難道請客已進了門。回他出去不成。此時翠樓身不由主。竟被他拍開兩腿。直抵巢穴。兩下裡。魚水和諧。狂到半夜。雲雨方止。翠樓道我十六年之操守。一旦破之。即君不知終身之事如何。是個良策。文新道。小生蒙小姐與姐。不棄。今宵歡樂。便是終身如契。擬李道人之言。說我有三個姻緣。今日姐。是第一位開手。第二就想在玉娘身上。姐。的媒是我自做的。小姐的媒。還要借重姐。翠樓笑道。你真貪得無厭。今方得隴。又要望蜀了。兩下。勦了一回情。與復發。重赴陽臺。倒鳳頭。寫春情。大暢不齊。漏了五鼓。側身相抱。一竟濃睡。未知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暗相思兩人酣和

明說破各自痴迷

且說玉娘睡到天曉。不見翠樓兩個到來。喚了几声。竟不答應。只得穿了衣服。走到下房。并不見声响。及到床前。揭開帳子一看。却是睡得好哄。就像比目魚並蒂蓮。奴奴的臉。狠香。腮手勾粉頸。緊。樓抱睡着。玉娘看了。笑道。這兩個痴妮子。却有痴痴子氣。這樣睡法。成甚模樣。就輕輕的在翠樓身上推了幾推。方纔驚醒。開眼一看。見是玉娘。忙把文新的手推開。道。小姐在這裡。喚我們哩。文新吃了一驚。側轉身來。披衣坐起。見玉娘立在床前。大家漲紅了臉。玉娘見他有些沒趣的意思。及堆下。笑道。昨晚也吃不多酒。如何這般好睡。說罷。先走了去。暗想這兩個妮子。如此做作。不知何意。心內沒情沒緒。走到書案前。揭開那卅十州的詩集來看。因見他雪詩內有一聯。道。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淺甲滿天飛。之句。因說道。論別首詩。似個風流俊品。若論這兩句。又像有些狂氣的人。愛卻。即呵。我黃玉娘。

見你的詩文手跡。色。可人。若我今生能窺見你一面。死也瞑目。但不知你在何處。潛踪可曉。得奴在此。想你之意。否。遂題詩一首。少寓相思之意。詩曰。金爐香冷漏初長。一枕相思夢滿床。

正好雪消華月夜

不知何處覓襄王

題罷。思量道。詩雖一時高興題了。却是與翠樓文新兩個看見不得。說罷。他兩個已走到面前來。玉娘忙把詩摺好。縮入袖中。兩人伏侍小姐梳沐完了。玉娘道。我要到老夫人房裡去。你兩個停一會。可下樓來接我。說罷。自去。翠樓對文新道。我方纔下床時。胆都嚇碎了。萬一被小姐識破。如何是好。文新笑道。驢子。他只曉得我也是個沒脚懶。不要說是同你一頭睡。就是我兩個正在高興之時。小姐走來看見。也只認道。与你取哄作耍。決不疑心。我們真止做這樣事情。為人頭要胆大。纔好受用。翠樓笑道。誰

像你這副嘴臉。假冒陰陽。我若出首起來。送到官司。比那藍面鬼算計你的罪名。還要問大些兒哩。兩個說。笑。到下房裡。慢。梳粧完了。翠樓道。我先下樓去。你鎖了門。隨後就來。說罷。自下樓去了。文新鎖好門。下樓梯來。見梯板上。一方小白紙。摺得詩好。的。拾起來一看。却是七言絕句一首。心內想道。此詩字跡。是小姐的。我方纔走到他面前。他忙把白紙縮入袖中。必是此詩了。嗚呼。小姐呵。你的心事。我已覷破。只是卸卸踪跡。你那裡知道。我今和他一首。看他意思如何。若是他見了。作色起來。我已執他的短處在此。也不怕他變臉。假如見了詩。不變卦。這姻緣便有八九分了。遂回身上樓。開了房門。尋一幅素箋。磨起墨來。信手揮就一首。寫完了。摺好。放在玉娘床前。仍舊鎖好了門。走下樓來。到黃夫人房裡。却不見玉娘夫人。道。小姐在大相公房裡。等你的。可快去。原來黃鐵的妻張氏。三日前

夫妻反目。張氏連日要勾良家去。故夫人叫女兒去留他。因此玉娘等不及文新先同翠樓去了。張氏告訴玉娘他哥子許多不是。玉娘告勸一番。方纔留住。忽听外廂亂嚷起來。玉娘便同嫂嫂走出房來。看是誰人喧鬧。此時文新也到了。却原來是那黃駝子。平時看得翠樓上眼。只為在妹子身邊不好亲近。他今見翠樓在廂廊下洗手。喜出望外。輕走到背後。一搭翠樓回頭一看。見是黃鐵。心內大怒。將身推開。竟不顧上下之分。就把這一盆水連盆望黃鐵身上丟去。滿身打個透濕。黃鐵羞成怒。翠樓又哭起來。是以吐嚷驚動黃夫人也。走來探望。見兒子這般光景。又見翠樓在傍旁。心下解說不出。叫兩個丫頭來問明白了。方曉得是這個緣故。黃夫人便把兒子罵了几聲。喝他出去。玉娘也喝住了翠樓。別却嫂嫂。隨夫人出來。黃夫人對女兒道。你同翠樓上去。今後不要帶他下來。玉

娘道。曉得。遂走上樓來。開房門進去。對文新道。你同他去重梳洗。一梳洗。這般光景。不像個樣。文新應諾。與翠樓向自己房裡去。玉娘獨自坐在椅上。忽想這首詩在袖裡。摸那袖中。却沒有了。忙起身來尋。一路不見。行到床前。見一方素紙在板上。拾起看時。亦是一首詩。却寫得詩詞。題說道。

灯煤今夜喜偏長

報向風流試晚粧

莫嫌相思尋望去

陽臺咫尺是襄王

後寫西秦卽十州。步韻玉娘看完了。驚呆半晌。心下狐疑道。我的詩在何處去了。這首詩是何處來的。細玩字跡。與雪梅集手筆。毫厘不差。難道卽十州是個鬼怪。他在空中見了我的詩。也步韻做下一首。不成想了一回。忽然想着道。是了。這一定是文新平昔曾習過。卽生這筆跡。連日見我有慕卽生之意。今日他拾着這詩。故意摹倣卽生筆跡。做這首詩來戲我。這

也罷了。只是我的隱情被他窺破。又落個形跡在他手裡。羞人答了的。叫我如何見他。又轉念道。他也是個女人。有何羞耻。難免我今正欲細問。一個衷曲。得有翠樓在傍。難干明說。不若今晚推個寒冷。暫命文新相伴。二宵便尋私下問個情由了。主意定了。及到黃昏時候。樓下老姥送夜飯。并酒上來。三人猜拳行令。飲了一兩壺。吃了夜飯。令老姥將碗箸收下去。取湯淨了手脚。玉娘道。翠樓你替我泡一壺濃茶。我要先去睡了。文新伏侍玉娘脫了衣服。就到茶灶邊來。幫翠樓炮好了茶。同拿到床前。翠樓胡上一盞茶。遞與玉娘。玉娘伸手接着。呷完了。對文新道。我身上甚有寒意。你權在我身邊睡了一夜。恐怕我夜間要增些衣被。文新連了應。先翠樓對玉娘道。一聲穩便。又與文新打個手勢。遂移灯到下房去了。文新吹息了灯。和衣坐在玉娘腳邊。却不去睡下。玉娘問道。你如何不睡。文新道。我生

性。是怕獨頭睡。玉娘道。既是這般。你便睡在我一頭。兩被並睡了罷。

新听了。就爬到玉娘一頭來。解了衣服。鑽入被來。睡在被外。玉娘問

你今日曾拾得甚麼。也不曾。文新道。我不曾有拾得。倒有一個人拾得一

件東西。只是不敢對小姐說。玉娘笑道。有甚麼東西。何處拾得。便說不妨。立

新道。小姐的心事。已在二十八個字上和盤托出。不但文新細知其詳。連

那人也曉得。小姐的心事。玉娘把手去文新身上一推。道。你怎麼請這

鬼話。文新笑道。我向小姐今日也拾得些甚麼。你也請與我听。玉娘道。這

你試猜一猜。文新道。我倒不消猜。我說兩句隱語。與小姐所看者。看者三

娘道。你且說來。文新道。小姐之意。那人已知。那人之事。小姐未也是這兩

句話。着不着。玉娘道。那人是誰。文新道。就是雪梅集上人。小玉娘笑道。小

冤家。我已被你洞識肺腑。我的詩你拾去也罷。只是你代印的詩。却是

混帳得緊。又新道：「不是小姐混帳，却不是文新混帳。」玉娘道：「你還說不混帳，這詩末一句豈不亂說麼？」文新笑道：「小姐你認得這詩是那門利你的？」三娘道：「我豈不曉是你代卽卽來戲我？但是末一句『陽臺咫尺是襄王』，今日豈真有個卽卽在這裡麼？」文新道：「小姐心中果真要見卽卽，玉娘道：『痴妮子，我慕他的才貌，連日形諸夢寐，要見他的情，自然是真了。』」文新道：「小姐既是真心，假如卽卽在這裡，小姐如何打發他？」玉娘道：「說是這詩，說縱使卽卽在這裡，也須要待冰人在爹媽面前通秦晉之盟，擇日成婚，那時方得終身之願。若陽臺同夢尚在遠哩。」文新道：「卽卽這婚姻，亲自許下，自今可赴陽臺，何須異日？」玉娘道：「那首詩是你做的，難道你就可當得襄王麼？」文新笑道：「我雖當不得襄王，倒當個卽卽。」遂推開被單，接定玉娘道：「小姐請驗我一驗，還是襄王，還是卽卽？」玉娘真去遍身一摸，到腰下時，

暗吃一驚，却是個男子。忙推開道：「這是怎麼說？你若不請明白，我就要告張起來。」文新便把自己情由細說一遍。玉娘听了，道：「怪道你的字跡與襟集上是一樣的。我前日同翠樓說你好一個身材，如是金蓮，頗頗原道是你假粧來惑人，當得何罪？」文新笑道：「任憑小姐問個罪罷。」遂逼近木要求雲雨。玉娘道：「如今不叫喊起來，也算作十分情了。反要這詩，妄想縱然奴有意于君，也必待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豈可草率苟合？把詩札之風壞了。」文新道：「小姐之言，差矣。天下之事，常則守經，變則從權。佳人才子，邂逅相遇，一及締盟，便是百年永好。我兩人彼此情深，如困魚得水，安能以待？」玉娘不語。此時情動于中，不能按捺，任他調麗，怎奈極力相逼，半推半就，間嫩蕊嬌花，忽被狂蝶恣採，婉轉嬌聲，淋漓香汗。一時間巫峽雲收，陽臺雨過。文新搵玉娘杏臉，愛惜道：「蒙卿不棄，獲入桃源，此情此德，無刺敢忘也。」

玉娘問道翠樓可曉得你是命生麼文新笑道不但曉得且先邀抱禍之
罷了兩人說罷更餘春只復奔又要求惟玉娘推辭不過又所他輕薄了
一場漏短話長不覺蜂蜻鳴晨梳鐘催曉兩人披衣起來相視而笑及翠
樓走來也只是咲大家不言而喻方纔去開樓門只見霍小姐差一個了
象送一枝蠟梅花与小如翠樓遂領了鬢來見玉娘玉娘見是霍表妹身
邊的小桃因問道你家小姐身軀不快如今好來小桃道还不曾好現有
相字送來与小姐看三娘接來拆開一看只見上寫道

雪壓千峰祥徵萬井正幽人敲思枯句時無知二監侵我身軀不能亲
來奉候如向表姊近樓才入新娘那曠代淑媛我輩不及也竊以支枕
無聊敢祈表姊假我一二日聆彼洪論自然沉痾損愈也命婢奉告
愚表妹霍春暉敬拜

玉娘看罷沉吟半晌便对小桃說道你多拜上小姐說我已領教小姐
之意另日自着文新來相候小桃應諾去了欲知後來再看下回便知

第十一回 說風情互諧得趣

理絲桐迭奏說玄

話說小桃去後玉娘对文新道霍家表妹慕你才名前日已曾着老姥來
对母亲說要請我同你去賞蠟梅是母亲不免近日聞表妹染些微疾正
要差人去問候他不料他寫書要接你去我想若不放你去又在表妹面
上不好意思若要放你去又恐不便你和翠樓兩個商量還是怎麼好文
新道只憑小姐主意我兩個如何斷得玉娘道我想臘月初三日是表妹
誕辰備些賀礼令文新去候他一次伴得一晚明日就差人來接回家你
們道是也不是翠樓道這極是了就把送來的臘梅插在瓶内文新偷
空与翠樓到下房去把昨夜之事說与翠樓听了大家咲了一場看日

落面山。又值黃昏時候。飲酒中間。文新悄悄戲玉娘道。賢卿多用幾你少。侍拭席之上。可以壯胆受敵。玉娘低低應道。昨宵畏冷。喚引盜入門。今已。知伴自當擯斥。誰許你再歷桃源。文新道。小姐你莫色厲而內荏。口裡是。這等說。心裡却不知如何念我哩。翠樓道。小姐你兩個講甚麼知心話。如此稠密。玉娘笑道。是請你前夜的是非。我不肯听他。你道他是個好人。不是。翠樓暗想自己之事。料瞞不得。也笑道。文新果然不是個好人。他方教。把小姐昨夜的是非說与我听。我不去睬他。文新咲对他面上。一呼道。好。油嘴。誰对你講。你不過是恨寂寞。今晚却來調嘴弄舌。彼此說。咲。吃。完了夜飯。翠樓偈去。小解。玉娘乘間对文新道。你我之事。已被翠樓曉得。今夜不好留你同床了。文新道。賢卿差矣。今日之事。雖分主僕。義實是倡隨。何必嫌避。玉娘道。話是這等說。若今夜仍伴了我。則彼何以消遣。文新將。

手勾了玉娘香肩。說道。小生有個善处的法。玉娘道。你有何法。文新道。今。我三人。已是同枝連理。和合百年。大家俱在你房裡共枕同衾罷了。玉娘。道。羞人答。怎好如此睡。文新咲道。一遭生。兩遭熟。羞得甚麼。正說之。間。恰好翠樓走到面前。玉娘忙把文新推開。文新只是不放。翠樓咲嘻。斟了兩杯茶。用雙手拿來与兩人吃。玉娘接了一杯。文新將右手也勾住。翠樓香頸。把口來呷。這一盃茶。翠樓道。你且放手。我要去睡。讓你兩個受。用。文新咲道。今晚你也有受用了。便附在翠樓耳邊說道。你我之情。小姐。已洞然了。只今夕為始。我三個吳越一家。同共枕席。翠樓假推不肯要走。關去。被文新先把弓鞋除了。藏在床頂。復將灯吹滅。先來替了玉娘脫了。衣服。又替翠樓寬了鈕扣。鬆去上下衣服。同入鸞衾。当夜先及玉娘。次及。翠樓。循環戲耍。雲雨既畢。文新居中。玉娘居內。翠樓居外。交股而睡。從此。

三個。則評詩論史。夜則燕侶鶯儔。如魚得水。自不必說。到了臘月初三日。晚間全睡。翠樓道。明日即君要到霍家去。小姐還是叫他當日回轉。還是听他住一宿而歸。王娘道。若論他去。我們冷靜一刻。也是多的。只是霍表妹慕他已久。些去自然要留他。當日是不能就回的了。文新道。我若不去。恐霍小姐恰了賢卿。若要。又怎捨得你兩人。好難為情。王娘道。這也說不得。在霍表妹情上。是決要去的。但你到那邊。頭要老成。不可多用酒露。出破鏡來。不是當耍的。文新道。我自然理會。不消分付。說罷。大家狂蕩起來。因是明日要相別。彼此的情意。比別夜更勝幾分。足足一夜不曾合眼。天明起身梳洗畢。王娘脩得禮物。停當。又寫一封書。交與文新帶去。王娘翠樓同送他下樓來。走到後堂。文新辭了王娘。又看翠樓大隻眼睛。靦着。依的出後堂去了。王娘與翠樓行一步。懶一步。轉回樓上。不題。

且說文新上了轎。夫脚快。不時已到霍府門。役傳話進去。立刻中堂門已開了。把轎抬到后堂下。轎霍夫人已差掌房阿奶出來迎接。文新緩步進內。見了霍公夫婦。要行下禮去。霍夫人連忙用手挽住。霍公稱贊道。我聞黃甥女得了個異人。前日見過。作令人夢寐思想。今日親見其人。果然名下無虛士。城金屋阿嬌也。霍夫人道。小女賤辰。何得遇貴小姐。兼勞文小姐寵賁。文新道家小姐多。拜如老夫人。并小姐。恭逢小姐華誕。聊具不腆。走命賤妾。走候。幸恕不恭。霍夫人稱謝了。又對文新道。小女弱質。負病日來。支枕不能。遠迎。靜依小閣。煩上去相見。便命小桃前引。轉過幾重迴廊。至一小閣。緣上梯時。兩個丫頭扶霍小姐。立在閣門。迎接文新。奔目一看。只見那小姐。生得絕色。眉黛似遠山。行雲如秋水。臉如梨花。唇似杏蕊。文新見了。不覺雲飛天外。遂上前相見。霍小姐道。賤妾抱恙。未便

施禮便命小桃看坐。文新道：「小姐閑名，殊賤妾青衣下隸，貴賤攸分，怎麼敢坐。」霍小姐道：「新姐是中州淑媛，光臨寒門，又是遠客，若說有上下之分，便是客話了。」文新謙遜再三，方纔坐下。說道：「家小姐多拜上小姐，說前聞玉体欠安，却又幸逢誕日，謹備菲物二色，聊申一觴之敬。外有數行奉候小姐，遂取出玉娘的書遞與霍小姐。」春暉接來，拆開一看，上寫道：「恭逢誕辰，愧乏高祝，肅具色錦四端，新襪六束，雖非建溪霧縠之美，敢代一觴之敬，祈筮入之，特諭文婢暫侍左右。餘情具詳，其唇吻叩之自悉，不宣。」

愚表姊黃玉敘拜

春暉看畢，微笑道：「怎麼勞姐，這般費心。」文新吃了兩杯茶，就起身來，現玩那閣子上面懸一匾額，上寫春暉閣三字，是太宗時魏徵寫篆的，字跡蒼秀，閣前臘梅數株，開放滿樹，清香襲人。左右兩旁，都是紅白梅花，四十餘株，閣後魚池，假山，佳木奇花，不計其數。原來這春暉閣是霍公未第時讀書之處，只有生下一個霍小姐，并無男子。霍公夫婦愛之如室，即以此閣字之故，稱春暉與玉婦同庚。少玉娘一月，故稱玉娘為妹，做有青樓集詩文三百餘篇，淡雅雋逸，文如其人。平素與玉娘意氣相投，彼此傳題吟咏極多。近聞得玉娘得了文新，心中十分想慕，要識一面。今早說他到來，喜出望外，病都好了幾分。一見文新，你愛我慕，好像旧相識。一獻文新見壁上掛着一張古琴，便問春暉道：「小姐這琴，外貌頗佳，不知音响何如？」春暉道：「琴音清亮，妙不可言。」想文姐必然雅操，敢求賜教一曲。何如？」文新道：「賦音粗曉，一二愧未知音，遂求小姐賜教為妙。」春暉道：「雖習得幾曲，恐不入大方之耳，先請教過自然也要呈醜。」遂取下琴來，放在文新面前。

文新推辭不過，只得叮咛叮咛和起絃來。及七絃和就，漫調一曲，其詞曰：

落花落葉亂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腸斷。今腸欲斷泪痕。上泪添
痕。青山内外有白雲。白雲飛去青山在。我有一片心。無人共我說願風
吹散雲。訴与天邊月。相思彈未終。泪滴冰絃斷。人道湘江深不抵相思伴。
文新彈罷春暉愕然道。怪哉怪哉。斯何謂哉。文新驚問何故。春暉道。適所
鼓湘妃怨也。聆子之音。員方得宜。緊而不乱。慢而不断。如水中之月。难以
捉摸。技至此。神妙極矣。但和中帶哀感。憤抑鬱。若有憂患之至。我是以聞
声而錯愕也。文新改容道。小姐能審音。至此乎。春暉道。妾亦試操一曲。求
政。隨即換轉坐來。叮咛婉轉。漫調七絃。彈入正曲。其詞曰。

萬彙咸亨。今春風徐飄。金谷如綺。小萬卉天喬。花欣。今鳥舌輕調。洵
陽春之佳麗。今宜人。事之逍遙。或命輕車。或指仙舟。茶鐺黃婉。荒脯香
醪。一飲一石。擲六呼公。尽金宵之逸興。奚遑討人來朝。

春暉彈罷。文新道。此乃賀若曲也。其取音員而不方。緩而不急。如空谷流
鶯。其喉婉轉。巧弄如簧。声音之妙。至此神化矣。然彈寔宮音。而調暗流于
角。清中帶哀。和中藏傷。其亦有憂患將及者何哉。春暉道。妾自數日來。神
魂不寧。牽止若失。不意其音之反常也。文新道。賤妾妄談。未足遽信。彼此
談論。投机自晚。飯後直至三鼓。方纔言倦。当夜另設一榻。在春暉床前。相
去二尺許。卧了。又談。竟通宵不寐。看。天曙披衣起來。忽見他的養娘一
路哭。啼。跪上閣來。道。小姐不好了。老爷不知為着甚事。朝廷差官下
來。將前後門圍得鉄桶相似。一個也飛不出去了。春暉文新盡吃一驚。一
齊走下閣來。和老夫人哭做一堆。頃刻差官奉聖旨到。霍公婦接差官宣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公尔忘家。誠百工之義。捐身為國。乃輔弼之忱。咨
尔兵部尚書。霍達。不思世沐皇恩。乃敢与妖党李倭。印玉寺為朋。無君

寔甚今着錦衣衛官行拿凡屬達身骨肉不論男女尺解來京母忽
宣詔已畢霍公方曉得是因卽王林連的校尉與知府入內查明系屬霍
公無嗣只有春暉一女使女文新小桃兩個共男婦五人因霍公夫人說
文新不是他家屬那校尉反疑是他親女不肯釋放將名單竟寫為親女
兩人点明家屬霍公換了青衣小帽夫人輩一尺改粧哭出堂前霍公安
慰道我自揣無罪到京自有分曉你們不消哭啼只是文新是黃家外甥
的人如何連累他再三央求府尊替霍公轉求校尉又送千里程儀
那校尉因是前兩番拿人不着受過大累今番斷不容情只是迫他上船
黃公夫婦知這個消息和玉娘翠樓同乘轎子趕到船邊正校尉官在府
堂吃酒未回副的在船邊巡察不容閑人近船黃公急差人到家拿一百
兩銀子送他纔許他到船邊相見黃公與霍公講話夫人与霍夫人相叙

玉娘翠樓一見文新淚出痛腸三人哭做一堆連春暉也和在內悲痛忽
聽船上傳說差官將要下船你們衆人快開去文新道小姐放心回去
我此去不過半年自然無事回來又對翠樓道翠姐保重還要你功小
姐寬心不消大悲後會有期春暉向玉娘道姐請曰不煩過哀但文姐
此去自然設計送他回來玉娘又悲痛起來意欲再言差官已到大家乘
了轎子匆別去後來未知如何且接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掩關房喜生貴子

遭毒棒氣死憨郎

却說玉娘別子文新回到家中黃公夫婦見女兒為文新不樂恐怕他苦
壞身子和夫人劝慰了一番分付翠樓好生伏侍小姐又叫一個小了頭
巧兒撥他上樓去用玉娘問的和翠樓上樓到了房中吞声暗泣自此
日復一日玉娘忽然起個惡心嘔酸毛病起來翠樓也是這樣光景不覺

過了三個月經水不來腹中漸竟有物翠樓私對玉娘道奴与小姐一樣病症像是個懷孕的意思玉娘吃了一嚇道若依你這等說如何是好翠樓道事已至此亦無可奈何只商量一個長策罷了玉娘左思右想不得計策又過了三個月已是六個月胎光景翠樓道小姐我兩個如今不便見人了不若對老夫人說小姐要編成一部古今女史有好一程工夫將樓房改了開房我兩個坐了閑用心緝這部書老嫗叫他在外拿粥飯單放巧兒在閑板下傳遞東西其餘一概杜絕往來待分娩後再作區區玉娘道有理就去對夫人說了叫起木匠將樓門鎖斷兩人在內吟詩嘯咏條忽之間到了八月十五夜玉娘一陣腹痛竟生下一個孩子來却不啼哭翠樓曾見過這椿事頗曉得粗。收拾到了十九夜翠樓也一陣腹痛連忙起身坐地也生一個狹子亦不啼哭玉娘幫他收拾臨此小衣大家

穿好過了幾日玉娘見兩個孩兒俱不啼哭因問翠樓道莫非兩個都是啞子翠樓道這也未必或者天憐憫卽卽這點骨肉不放他啼哭萬一哭起來弄出破綻不但絕了兩孩子性命連我兩人也未必得生這是皇天保佑我們處也未可知玉娘点头半信半疑過了兩月兩個孩子竟像週歲過的俱生得眉清目秀只會笑不會哭玉娘翠樓抱他當作異宝放在一個烘籠裡不時抱他戲弄不在語下却說玉娘的哥子雖是個憨郎却也曉得貪色平時思想翠樓美貌無處下手這一晚走到樓上在閑門邊將手輕。的推起那下半截的板也是合當有事翠樓這二次偶然忘記門背被他催起了如狗爬一狀鑽身入來一望無人輕。走入房裡直到床前听翠樓在隔壁房裡与玉娘說話憨哥就去揭開帳子坐在床沿上取起那枕頭來双手抱着叫道我的翠垂。好個風流枕也我若得

與翠華、共眠此枕豈不是天大的福氣正要放下枕頭忽听得床裡遠
隱隱有鼻息之聲嚇得那猷子渾身冷汗大着胆定睛一看見一個烘籃
兒有兩個小孩子睡在裡面猷子方纔放下驚恐自忖道這妖曉東西我
平日戲他、却不肯今他私養漢子偷生一對淫種在這裡如今我將這
賍物拿去然後公然要睡他那時把柄在我不怕他不肯了遂雙手撥了
這籃兒走出房來且喜無人知竟撥到閉門還推起下面木板先放了籃
子出去然後鑽身出來下了樓梯不敢回自己房裡去恐怕妻子不容此
孩子直走到後門一個家人陸德門首敲他的門時陸德不在家他的老
婆朱氏聽見敲門問是那個外面應聲是小主人要一件東西寄你朱氏
把門開了只見黃錢雙手掇個籃兒與他說道千金的寶貝在此你好替
替我藏著不許對別人說若說了要打三百皮鞭說罷飛絕去了朱氏聽

了這話不解何故將門開好拿那籃子到灯前一着却是兩個雪白的孩
子朱氏想這猷子何處拿來又教我替他收管解說不出只得抱籃兒放
在床內睡了不題却說黃錢寄好娃子以為得計就復來樓上喚過老夫
人房後不料一個使女在橫頭走出見黑暗中有人走過便叫喊有賊那
猷子胆小嚇得慌了被門檻一交跌倒在地驚動了老夫人并三四個婦
女点灯來照見不是賊却是小主人跌倒在地双手抱頭又不敢叫痛夫
人見了大罵道你這畜生這樣時候不去房裡睡竟却在這裡怎麼我者
與老爺說知打你個半死那猷子敢怒而不敢言勉強爬起来熬了痛婦
到自己房裡去了却說翠樓與玉娘閑談忽想要把乳與娃兒吃走到下
房揭開帳子吃了一驚却不見了籃兒移灯到床背後及床底下并沒個
影兒忙走來對玉娘道小姐那兩個孩子那裡去了玉娘却同翠樓到下

房來掀天倒地沒有個影。玉娘嚇得呆了，解說不出，又問巧兒曾有甚人
到樓上來麼？巧兒老姥俱說不曾有人上來。玉娘急得沒個主意，只是流
淚。翠樓寬慰道：「小姐放心，萬有一些說話，我自去承湏。小姐只推不知，便
了。玉娘又想起文新愈加悲傷，不題。且說黃越當晚回房，睡在床上，思想
翠樓坐頭在我手裡，不怕他不肯。若我笑然而去，彼不知就理，必喊叫起
來，又要受我老娘的氣，不若明日寫一封書，與他講明，然後我走去，便好
拈住取樂。算計定了，及天微明，便爬起來，到書房裡磨得墨濃，蘸得筆飽，
寫了一句，改了半句，寫了二句，又改一句，磨了半錠墨，然後寫成道：

儂一向愛卿之至哉，甚欲一了芳情者，而不竹卿之肯也。故儂之想私
病已法，凡百遭乎，今幸天上落來二個妙物，在吾手裡，乃寔卿之所以
大談話也。而今不怕你不肯，不然儂就要出秀起來，你便了不得？不

得今夜黃昏要到樓上于你一樂也。卿可寫一字來約我，要謹要謹。

寫完了，念一念，拍手笑道：「好個情書，今夜不怕他不約我去快活一遭。將
來摺好，又想要誰人拿去？方好忽想到巧兒，使他拿去，便是人不知，鬼不
寬，遂欣着將書藏在袖裡，走到房中，見渾家張氏還睡在床上，便去推
開厨門，偷了兩三把炒米，并三四個薄餅，袖好了，赤出房門，走到老夫人
房前，恰好巧兒掇餘桶出來，黃越扯他到半途去，袖裡摸出兩樣點心，與
他，又把那幅字交他寄與翠姐，說大相公亲手拿來，叫他不要與小姐看
見，就要討個回音。巧兒欣然應諾，收在胸前，去倒了餘桶，走到樓上，將關
門敲了兩下，翠樓在內問：「那個巧兒？」巧兒聽是翠樓聲音，便叫道：「翠姐，我是
巧兒，有一件物要與你翠樓認是老夫人拿甚麼物來，忙開了關門，只見
巧兒拿一方紙遞來，說是大相公送你的，就要討回音，叫你不要對小姐

說忽見小姐來到巧兒縮住了口急：走下去翠樓開好了門和玉娘轉到房裡將巧兒話說了就開那一摺紙來看果是黃鉞的手跡玉娘同看完了見他文理可哄白字連篇字跡怪狀又好哄又好氣翠樓道若此字中間說天上落來二個妙物显然是兩個孩兒在他處了不知是神鬼吸去的也是馱子竊去的玉娘道必是他思想你聞上樓來我和你在這裡請話無人照管被他摸到床上私自掇了籃兒去了翠樓想了一想跌足道是了是我昨晚叫巧兒拿浴桶出來因要与小姐請話心慌忘記閉了下途闌板直到尋了這話兒走到開途緣曉得失閉闌板還推在上途未曾落下這一定是馱子偷去了玉娘道如今必設一個良策回答他不順不逆做個緩兵之計翠樓沉思了兩刻對玉娘道他如今苛我回話不若假意騙他來說話套他這兩件物事放在何處那時我再作計較待

他何如玉娘道這個主意甚妙翠樓遂走到開前叫巧兒來說你可悄悄回稟大相公說我已曉得待今晚黃昏後可先到開門口來待我瞞着小姐出來見面與他說話巧兒所羅應聲曉得就去尋黃鉞把翠樓的話一一說了馱子大喜到了黃昏後便約會巧兒走到樓上來呖嗽一聲將手在板上輕輕敲了一下玉娘兩個已自曉得翠樓走來問道是那個黃鉞所是翠樓聲音即應道翠娘是小生翠樓便開了上半截的開門露出粉臉黃鉞見了魂不附体便喝了一個大咲道翠卿施禮翠樓搖手道禁聲恐怕小姐聽見不當穩便我問你日間寫的字是怎麼說黃鉞咲道是要与你這樣這樣將兩手做個手势與他看翠樓紅了臉低低應道你若要和我相好須把寔話對我說我便依你黃鉞道我的娘你要我嘔出心肝與你看也是肯的翠樓道你字中說天上落來二個妙物是甚物件如

今現在何處黃鉞笑道這妙物就是你兩位令郎昨夜被我悄悄拿出去寄在陸德房裡我思你的多頭在我手裡不愁你不肯故大胆寫字對你說此是真話若一字欺你便生碗大疔瘡在口裡翠樓見他口供是實隨哄他道好哥你既不欺我難道我好欺你只是今夜小姐要我伴他不得和你做事待明夜罷黃鉞明急起來正欲說話忽听裡面高叫翠樓那裡翠樓忙應道來了便搖手叫黃鉞下樓去開了關門竟進去了急得那猷子眼裡爆出火來只是無可奈何悶悶的自歸房裡去了再說翠樓走到房裡玉娘道方纔之言我已句句听得為今之計怎生發付他翠樓道我有個毒計在此管教這猷子吃虧玉娘笑道你有甚麼好計翠樓道我思這猷子不在這裡正好賴他今夜我和小姐把他寫來的字出首在老夫人處若明晚來時小姐喊聲有賊待我先約定夫人房裡幾個蠻了頭

捉住了他奉承他一頓老拳小姐笑道說得有理隨開了關門走下樓來到夫人房裡玉娘兩眼流淚將哥子要強奸的翠樓緣由一一說了又把這幅字與母親看老夫人覽過大怒道這個畜生你爹不知造了甚麼孽生下這個不肖兒子翠樓又哭道大相公現弄得兩個孩子寄在陸德房裡若翠樓不肯便要把這孩兒推在我名下我想此事傳揚出去不但翠樓受屈連小姐的名聲也不好了夫人道痴妮子小姐與你的名節那個不曉得我自然有個曲直又對玉娘道這猷子做這等勾當幸喜你爹不在家裡他若知道了可不氣死你今且上樓去安寢等明夜這猷子再到那裡你便叫喊起來我喚這些婦女拿住了打他半死出你胸中之氣玉娘謝了夫人和翠樓回樓上去到了次月初更時候黃鉞來到關門把門推動玉娘對翠樓道想是他來了你去看他若無狀待我叫喊起來翠

樓遂走到關門邊問了來歷。知是黃鉞。便應道：你且少等些時。待小姐睡了。我就來喚你。黃鉞又等了一回。不見動靜。去推那板。時還喜不曾開。便捱身入去。忽被椅子一絆。跌倒在樓板上。玉娘喊道：有賊在此。樓下老嫗巧兒報知夫人。夫人領了養娘使女。各拿棒槌。趕上樓去。見關門下有人鑽出來。各拿棒槌打去。黃鉞熬不起。跌了下去。半個身在門內。半個身在門外。門內翠樓玉娘拿了木棍亂打。門外又被衆了頭亂打。黃鉞大喊道：是我不是賊。衆婦女听了。方知是小主人。總不敢打。老夫人大罵一場。倒是玉娘勸解。方纔放他回去。衆人各回房。那猷子氣得一句話也不說出。不知明日又做出甚樣事來。再聽下回分解。



